



九女村

刘 溪 著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



刘 溪

九 女 村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

• 1956 •

內 容 提 要

这是一本中篇小说，描写了抗日战争初期一个农民家庭的悲欢际遇，反映了苏北淮海区一个角落对敌斗争的情景。书中写到恶霸地主、国民党反动派如何勾结日寇，残酷地迫害劳动农民，同时也写到觉醒了的农民如何在共产党领导下，向敌人展开英勇不屈的斗争，建立了抗日民主根据地。

九 女 村

刘 溪 著

*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

華文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*

書號 1133

開本 787×1092 耗 1/32 印張 3 1/4 字數 66,000

一九五六年十月第一版

一九五六年十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 1—20,000 定價(6) 0.28 元

在大潤河和飲馬河的夾灘里，有一个村子叫九女村。九女村的西頭，起东朝西一排溜有三十多棵柳树，柳树行的尽西头，有一条小河向北直通大潤河。在这条小河西边，离大潤河不远，有座比屋頂还高的大墓塋，墓的四周有几株蒼老的古松，墓的前边竖有两人高的一块大石碑，一边站一个伸鼻竖眼的石獅子，再前面站着石人石馬。那块墓碑因为年久剝落，碑上字迹已經看不清楚了，可是，誰都知道这是九女村大地主吳兴隆家的祖塋。据說，葬在这大坟里的，是滿清雍正年間的一个大品官，他临死前曾囑咐他的儿子，要买九个美貌姑娘給他陪葬，以后他那儿子果真照办了，因此，人們都把这座大墓叫“九女墓”，这个村子叫“九女村”。

这个村子一共住有四十多戶人家，大多是大地主吳兴隆的佃戶，只有村的西北角，离九女墓不远的地方，有一个名叫張得柱的人家，靠自己的一亩半桃园过活。这家人一共有四口人，住在一座孤零零的茅草屋里，屋上的紅草，由于多年的风吹雨打，已經腐爛发黑了，在背阴的地方，生長着一块块的青苔。平时人們都把这座茅屋叫做小桃园張家。

在一九四〇年三月十二日那天下午，农民張得柱正在桃园里鏟土培树根，忽听背后有人擦啦、擦啦地走过来，轉臉一

看，是地主吳興隆的家丁黃金狗走到了他的身邊。黃金狗有四十多歲，塌鼻子干瓢臉，頭上戴着一頂剪去了沿子的舊禮帽，他先開口向張得柱說道：

“得柱，吳大爺請你當面去談談，你馬上就去吧。”

“我沒有工夫去！”得柱只顧鏟培樹根，隔了半天才冒出了這樣一句話。

“嘖嘖嘖……你看，這就是你的不對了，吳大爺他老人家請你去說話，你不該連面也不照啊！得柱，我看你還是去吧，吳大爺他老人家說只要你答應換，隨便什麼條件都好商量。”

“嘿！嘴如蜜罐，心如毒蒜！”張得柱朝手掌心吐了口唾沫，繼續握着鐵鍬鏟土說，“看樣子他吳興隆不把我一家人逼去討飯是決不甘心的！”

黃金狗用舌頭舐了舐他那干裂的嘴唇，兩只眼珠在濃密的眉毛下轉了轉說：

“張得柱，你這人說話真是奇怪，吳大爺他老人家把南園頭西大窪的地隨你挑，你橫豎都不要，真不知你到底要人家怎樣才好！”

“講得倒好啊！”張得柱冷笑道，“他南園頭的地，兔子跑上不拉屎，連小草也不長，他東大窪的地，青蛙尿泡尿就淹了，一年四季籽粒不見，拿這種地來跟我換桃園，不是明明訛詐人么！”

“看你越說越不成話了，人家將地換地，兩畝熟地換你一畝桃園，這怎能叫訛詐呢！”

張得柱抬起黑里透紅的臉，瞪起眼睛說：

“他硬按着我脖子喝水，他逼迫我換出桃園，又說什麼他

小婆子死了要我包賠，这不叫說詐，你說叫什么！”

“这你就难怪人家說了！”黃金狗眨着小眼睛說，“这是风亦先生說的，你这块桃园，靠人家的祖塋太近，引起阴宅里祖宗不滿，鬧得阳宅里人口不安，吳大爷的三太太天天夜里做胡夢，夢見老祖宗向她发脾气，用柳条子抽她，醒来时嘴干舌苦，四肢疼痛，眼看瘦得不成人样子，吳大爷他老人家实在沒有办法，才拿出两亩地来换你的桃园，可是你一口咬定不换，这样一来，万一三太太病死了，不要你包賠，要誰包陪！”

“鬼話編的一大筐，还不是为了要霸占我的桃园！”張得柱怒冲冲地向黃金狗說，“我劝你不要磨破嘴脣为吳兴隆講好話啦，他天天吃大肉，你頂多每頓啃些骨头，也沒有得到多大好处！”

黃金狗那副蜡黃干瓢臉立刻变得鉄青，豎起了眉毛狠狠地說：

“張得柱！你这个小龟孫子，怎么东扯葫蘆西扯瓢的乱罵人，我劝你把眼睛放亮堂点！”

張得柱把鉄鍬朝地上一插，象一根鉄柱子似的立在黃金狗面前說：

“黃金狗！你把話說清楚点，誰的眼睛不亮堂！”

張得柱今年三十二三岁，他的力气过人是誰都知道的，伸手拿起重三百斤的石碾子，象提起一桶水那么容易。大約在三四年前的一个春天，黃金狗拉着吳家的两匹馬在他的桃园边放青，咬坏了他家的三棵桃树，两人爭执了起来。黃金狗仗着吳兴隆的势力，照着張得柱臉上抽了一鞭子。張得柱哪里忍受得了，便伸出手来抓住黃金狗的前襟，象提小鸡似地把他两脚

离地的提了起来，朝三尺开外的地方一摔，摔得黄金狗四脚朝天哇哇叫。接着張得柱又弯下身子，左一拳右一掌地打了下去，打得黄金狗什么怪声气都叫了出来，经过连连告饶以后才得爬起身。如今他见張得柱横眉竖眼立在面前，心中颤栗栗地早就站不住了，一溜腿向园外走去，嘴里噤哩呱啦地说：

“張得柱，你不用神气，我黄金狗整不了你，有人能整得了你！”

“誰，你站住脚說清楚！”

黄金狗一面走一面說：

“你自己心中明白！你罵吳大爷嘴如蜜罐心如毒蒜，他要能饶了你，我就不姓黃了！”

張得柱冷笑說：

“我头不頂他姓吳的瓦，脚不踩他姓吳的地，看他能够把我怎样！”

黄金狗走后，張得柱又拿起鉄鍬培树根，一直培到太阳落山才回家。

二

張得柱的老婆李秀英在門口推水磨磨飯漿，她那十一岁的儿子宝山，骑在小山羊的背上，一手按着羊角，一手拍着羊脖子。那只羊努力地想摆脱背上的孩子，一走一跳的，跳到秀英身边。秀英吆喝道：“小鬼！还不快下来，騎羊会坏褲襠的！”小宝山連忙下了羊背，調皮搗蛋地眨了眨眼睛，把小山羊牵在一旁喂青草去了。这时，得柱走了过来，不言不語地把鉄鍬靠

在門旁，拿鞋子墊在屁股下背靠牆坐了下来，~~聳着~~聳着眉头叭叭叭地吸旱烟。秀英停住了手問道：

“宝山他爸，你剛才在桃园里和黃金狗吵吵鬧鬧的講些什麼？”

得柱把吳興隆又派黃金狗來逼他換桃园的事講了一遍。李秀英一聽便愁容滿面地罵道：

“這條‘毒骨蛇’！沒有人性的東西，非把我們一家人都逼死才稱心如意！”

“哼！我們窮人的命就那麼不值錢，他要逼死就讓逼死不成！”得柱憤恨地說，“只要我活着，他就休想從我的桃园里拿去一塊泥蛋子！”

這時，一陣風刮過來，險些兒把秀英頭上的藍印花布頭巾吹落了，她扯住頭巾的一角銜在嘴里說：

“宝山他爸，我們就不能到官里去告這條橫行霸道的老狗嗎？”

“到哪里去告？”得柱把烟窩在鞋底上磕了磕說，“鄉長是他侄子，區長是他表兄弟，縣長和他一鼻子出氣，看看吧，哪一道衙門是為我們窮人開的！”

“照這麼說，吳興隆一手遮天，我們窮人就有苦無處訴，有冤無處伸了麼？”秀英又氣又惱地問。

“他吳興隆的江山又不是鐵打的，老是讓他騎在我們窮人頭上還了得！”張得柱把烟袋杆朝勒腰帶里一插，頓了一下又說，“我在村東頭鐵匠表叔家門口听黃補鍋說，老八路已經到運河西金鎖鎮哩！開春弟也在金鎖鎮那里，手下兵馬有好几百，黃補鍋匠在淤泥河遇見了他，他說，不久就要開到河東來

抗日打鬼子了。”

“哦，开春弟要过来啦！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！”秀英又高兴又埋怨地说。

“我也是今天吃过中饭才听说的啊！”

李秀英还想张嘴说什么，这时，园边的小路上走过来一个男子，腰间围着一块狗皮当裤子，上身穿着一件破烂不堪露肉的小褂子，头发长得有一寸多长，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，得柱和秀英一看，认出是九女村的贫农杨四，心中想道：“唉！怎么一两个月不见，就饿成这个样子了！”得柱站了起来向杨四打招呼：

“老四，吃了晚饭没有？来坐坐吧！”

杨四有气无力地朝板凳上一坐，两手托着瘦削的腮帮，向得柱说：

“唉！得柱，我就是为吃饭的事来找你的，今年春天眼看是过不去了！”

得柱把腰间的烟袋抽了下来，装好了烟递给杨四，十分同情地问：

“怎么，家中断了粮么？”

“五六天没见一粒粮食了，全煮的美秧根吃的，我孩子的脸都吃肿了，成天扒着锅台哭，眼看就要关起门来等死了。”杨四低下头，好象再也无力抬起来似的说。

“可怜的孩子！”秀英难过地说，“连稀饭也没得喝，尽吃草根怎么过得了啊！”

这时候得柱的母亲在门里搓线，听见杨四在门外说话，伸出头来看看，一见杨四手里拿着一个小口袋，心中立刻明白杨

四是來借糧食的，便立起身來，到了門外，手扶着牆向楊四說：

“在這青黃不接的時候，凡是窮人都是一樣挨餓啊，就拿我們家來說罷，只有八九升糧食，眼看也要吃草根了。”她說這話的意思，很明顯的是為了要叫楊四不好意思張嘴向她家借糧食。

楊四抬起頭，失望地向得柱說：

“得柱，我想向你借三四升糧食，看樣子也是白張口了！”

“老四，我不會讓你空手回去的，”得柱說，“我家還有一斗多糧食，可以借三四升給你。”

“還有一斗多啊，”得柱母親非常不滿地說，“你去看看那盛糧的小缸快要現底了，就照你說還有一斗多吧，到收麥時還有一個多月，我們一家四口人，就是光喝稀飯至少也要缺二十多天糧食，怎么能借給人家呢！”

“我們不能眼看老四一家人餓死啊！”得柱緊跟着說。

得柱母親把眼睛一白說：

“我們也不能因為照顧人家，自己伸着脖子餓得吐清水啊！”

得柱向來就看不慣他母親這種行為，說道：

“不管怎樣，我們眼前還有稀飯喝着，我們總不能象地主那樣沒有人心，眼看別人餓死睡水溝也不管。”他沒等母親答應，便向秀英說，“你快把老四的口袋拿去裝吧！”

秀英便從楊四手里拿下口袋，到屋里拿糧食去了。

得柱母親雖然沒有阻擋，心中當然是疙疙瘩瘩的不樂意，嘴里說些不好聽的話。

楊四見得柱不顧自家挨餓，慷慨地借糧食給他，感動得不

知怎样才好，說道：

“得柱，我到死也不会忘記你对我的救命之恩，如果我不餓死，收下新麦子，一定加两倍还你！”

“老四，你怎么講出这种話来，要知道我不是向你放高利貸，你怎么把我当作吳兴隆呢？”得柱有些不高興地說。

“我怎么会把你当作吳兴隆呢？”楊四赶忙解釋，“我剛才說的話，是为了感謝你啊！”

本来得柱的母亲对楊四来借粮食就很不乐意，听了这话更加不痛快，把臉一沉說：

“算了，不要講这些好听的話吧！你到春季能加倍还的話，为什么不到吳兴隆家去借呢！”

得柱一听母亲說的話这么难听，連忙向楊四道歉：

“老四，我娘的为人你明白，千万不要把她那不三不四的話摆在心中。”

楊四抬起那瘦削的黑臉，向得柱母亲說道：

“大娘，我不能怪你講出这些話！可是，要提起那毒骨蛇吳兴隆来，我真恨不得放把火把他家統統燒光才甘心呢！”他把臉轉向得柱訴說道，“得柱，你是知道的，我家去年收下的粮食，交了吳兴隆家的租，还了一些債，余下几斗吃到現在，連一粒也沒剩了，我实在不忍心看着孩子餓死，昨天晚上，我向吳兴隆借粮食，开口就对他講明到麦季加两成还他，那条毒虫把臉一沉：‘什么加两成还，你去年春天借的陈賬还没还清，过了麦季你哪来粮食还我！’我繼續向他哀告說：‘我的孩子餓得都走不动了，你把喂小鸡的粮食省下一点借給我，也能救活我一家人的性命啊！’他鼻子一哼說：‘嘿！你女人象猪一样下得这

么多，依我看餓死几个倒好，少牽累！告訴你，我可沒这么多的閑糧食养活那些光吃不能做的东西！’又說，‘拿糧食养鸡还能生蛋，借給你好干什么！’唉！我当时听了这话，恨不得跑上去咬这畜牲几口！”

得柱听了，恨之入骨地罵道：

“这条老狗！心腸真黑透了！他要是沒利可图，就是糧食放在那里发霉爛掉也不肯借出一粒的！”

这时，秀英从屋里拿出四升糧食，交給楊四，楊四双手接了下来，感激得几乎流出泪來說：

“得柱，到底是亲帮亲鄰帮鄰，天下穷人帮穷人啊！”

不料，楊四的話剛一落音，桃园里忽然竄出几个人来，端着枪，象惡狼似地朝張得柱和楊四吆喝道：

“不准动！”

楊四吓了一跳，險些儿把手里的粮袋落掉；得柱轉过臉来，認得其中有一个是吳兴隆的侄儿——本乡乡長吳小邦。只見吳小邦提着盒子槍，露出了滿口不整齐的牙齿，呼喝道：

“快！把張得柱綁起来帶走！”

說話間，三四个乡丁便一拥上前，拉着張得柱的手，想用繩子把他綁起来。

得柱气得眉毛倒豎，两手用力一摔，把两个乡丁摔得踉踉跄跄地跌到一边去了，他气呼呼地責問吳小邦道：

“你們是干什么的？我犯了什么法！”

吳小邦赶紧把枪口对住得柱的头說：

“不准动！哼！你倒会裝蒜，你表弟是共产党，你跟他有来往，还嫌罪行小么！”

原来，大地主吳兴隆听说張得柱立誓不願把桃园換給他，便挖空思想了个办法。他早就听说張得柱有个表弟在共产党那边干事，因此，他便写了一封信派黄金狗送給吳小邦，要吳小邦馬上帶人把張得柱逮捕起来，送交区公所严办，就說他和干共产党的表弟李开春有来往，在村里任意辱罵乡紳，有碍社会治安，要繳出五百块白洋的保釋金，方可交保釋放。他想，这样一来，張家的一亩多桃园和全部家当就自然而然地归吳家所有了。

这个晴天霹靂，飞来的灾禍，把張得柱一家人吓呆了，得柱的母亲慌慌張張地向吳小邦哀告道：

“青天老爷啊！我得柱一不偷二不搶，是个老实人啊！你們行行好吧……”

“乡長，你不能无故綁人啊！我丈夫靠苦做苦吃，有什么罪！”秀英也急着向吳小邦責問。

“乡長！你們胡乱譌了个罪名把張得柱帶走，到底想在他身上打什么主意！”楊四也忿忿地問道。

吳小邦見楊四圍着狗皮当褲子，身上穿着破爛不堪的小褂子，头发長有二寸長，两只飢餓的眼睛在陷下去的眼眶里射出仇恨的光芒，不知怎的，心中有些害怕起来，他赶快把枪口轉朝楊四喝道：

“你这个討飯鬼，少多嘴！跟我滾开！”

“好大的口气！你凭什么叫我滾开！”楊四强硬地抗議說。

吳小邦一向認為这种穷极了的人，是会不爱惜自己的性命的，所以他覺得和楊四糾纏下去不是道理，便轉口朝乡丁喝道：

“快，你們站着不动干嗎！把張得柱綁起帶走！”

“哼！要綁干什么？”張得柱冷笑了一聲說，“我跟你們走好了，看你們能把我怎麼樣！”接着又轉过头來對母親和秀英說道，“只管放心好了，我手摸心口沒做過壞事，別人栽害是栽害不了的。”說罷便毫不畏懼地跟着鄉丁向外走去。

秀英見得柱無故的被人帶走，又氣又急，她明白懇求吳小邦是沒有用的。忽然她想起丈夫干了半天活，還沒吃晚飯，便含着眼淚急忙到屋裡拿出兩大塊高粱餅，趕上去塞在得柱懷裡。得柱的母親只是“青天啊，菩薩啊……”的哭喊着，希望吳小邦能發發慈悲，放下她的兒子，可是這種哀號的聲音，在這些騎在老百姓头上的野獸聽來，是無動于衷的。

得柱一面大踏步地跟着鄉丁走，一面轉过头來向他母親說道：

“媽，我沒有罪，看他們拿我怎麼樣！”

吳小邦嚶嚶地冷笑道：

“好小子，你倒會充好漢，到時候你就明白了！”

這時，得柱十一歲的兒子宝山，忽然從一旁跑了過去，不聲不响地跟在他爸爸身後走着。

“宝山，你回家吃晚飯去吧！”得柱說。

“不，爸爸，我要跟你一起去！”

吳小邦向孩子喝道：

“怎麼，你也想去坐黑牢嗎？”

宝山听了連看也不看他，還是繼續跟着爸爸走。吳小邦見孩子不聽他話，豎起巴掌朝宝山臉上就是一個耳光，小宝山疼得眼里冒出了淚水，仍然不肯回去。秀英見孩子被打，連忙跑

过去把宝山拉了回来，气嘟嘟地朝吳小邦說道：

“乡長，你也是人嗎？打这十来岁的小孩子！”

吳小邦一边走一边罵：

“是你养的好东西！一点管教也沒有，还有臉来講！”

秀英見丈夫被人綁走，孩子又被打了一耳光，真恨不得拿菜刀去和吳小邦拚一場，砍他几刀才煞恨。

楊四和張得柱家人在一起，眼看着得柱被人帶走，他忘掉了肚子的飢餓和家中餓得走不動的孩子，安慰着得柱的母亲說：

“大娘，你放寬心吧，得柱是絕對不要緊的，要是乡里不放他出来，我們全庄人去保他出来！”

得柱的母亲見儿子被人帶走，好比自己身上的肉被人割去一样，又着急又心疼，不知如何是好，她听了楊四的話，流着眼泪說道：

“这都要难为你了！”

“楊四哥，得柱被他們帶到哪里去了，請你帮我打听打听吧……”秀英一面說，一面拿衣襟擦着眼睛。

“好的，不用你关照，我一定尽力打听想办法。”楊四拍着胸口担保說。

楊四又安慰了得柱母亲和秀英几句，便告辞回去了。临走时，想起自己手里的四升粮食，覺得得柱遭了這場意外的橫禍，真不好意思把这份粮食拿走，便把粮食袋子放下，对得柱母亲說：

“大娘，得柱不知哪天才能出来，这点粮食还是你自家留着吧，我去另想办法。”

得柱母亲見楊四对自家这样关心，早就覺得剛才不該对楊四借粮食表示不滿，赶忙說道：

“这叫什么話啊！我家眼前还有稀飯喝着，你快拿回去救救孩子的命要紧！”說罢便將粮食袋从地上拾起，塞到楊四手里。

楊四接下袋子，又說了些感謝的話，便回家去了。

三

張得柱的母亲，自从儿子被吳小邦帶走以后，一直失魂落魄似地里里外外叫着“老天保佑”，当天晚上还在自家历代供奉的关聖大帝象前燒了一炷香，久久地跪在神象前，請求聖帝保佑他儿子免灾去难。求告过后，心还是安不下来，又催促媳妇秀英到南边玉露庵里搖一下“神籤”，看得柱什么时候可以逢凶化吉回家来。

秀英一向是不信神鬼的，但因为自己也被这个突如其来的灾禍弄得昏头昏腦，不知怎样才好，只得依从了婆婆的吩咐，拿了七个鸡蛋作为求神金，到玉露庵去了。

秀英去有两頓飯光景才回来，她婆婆忙問：

“神籤上是怎么說的？”

“我又不認識字，”秀英懊喪地說，“听尼姑覺紅講：‘三月庚辰，太岁有情，本应逢凶化吉；可是坏人相剋，看样子就凶多吉少了。’我看，她也不过是随嘴瞎說，那竹籤上的几个字怎么就能断出人家的凶吉来呢？”

“唉！神籤上的話不可全信，也不可不信啊！但願老天爷保

佑我得柱不受磨折啊！”

这一夜，秀英和她的婆婆都沒合眼。

第二天早晨，秀英把昨晚磨好的飯漿放在鍋里煮好了，盛了两碗給婆婆和孩子宝山。她見婆婆唉声叹气地一口不吃，自己也就更加无心吃了。

秀英今年二十九岁，十七岁嫁給張得柱，夫妻俩一直感情很好。秀英生宝山的那一年，正遇年景不好，桃树生虫，沒有收成，家里沒吃沒燒，得柱只得在一个燒磚的窯上做短工，自己每天嚼些爛山芋干子，把工錢省下，买些紅糖、小麦来家，給剛生过孩子的秀英营养身体，而他自己却餓得眼眶子都陷下去了……这些在秀英說来是永远也不会忘記的。如今得柱被吳小邦抓去，一家人就象断梁折柱一样，恹恹惶惶的不知如何是好，秀英的憂慮就更不用說了。她收拾好碗筷和婆婆說了一声，便急忙出門到村里找亲近乡鄰給得柱想办法去了。

在九女村东头，住着一个名叫張茂林的鉄匠，是張得柱的堂房叔叔，年紀有五十上下，留一嘴大黑胡子。他在九女村的穷人堆里，可算是朋友最多的，平时辛苦打鉄賺来的錢，差不多有一半是花在朋友身上，他为人豪爽剛强，嫉惡如仇是远近有名的。有一年春天，他到楊柳鎮去卖鋤头，在街南头岳王庙門口，看到本区区公所的一个行政助理員，把一个駝背老头的一只大甲魚，不給錢就拿走了，張茂林帮着駝背老头上前交涉，那个行政管理員不講理，張茂林一气，举起手就朝他臉上“拍”地打了一个巴掌。这下惊动了許多赶集的人象看戏似地圍了上来，他便大声地向大家宣講着这助理員买甲魚不給錢的事。許多人也跟着喝道：“不給錢不許走！”“把他衣服脫下